佛本行集經/卷0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九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婆提唎迦等因緣品下

爾時，長老提婆達多見其阿難往向佛所，而告之言：「長老阿難！欲何處去？」爾時，阿難而報之曰：「我於今者，欲往見佛。」爾時，長老提婆達多報阿難言：「阿難！汝今若必然者，少時相待，我亦欲往諮優波陀，共汝相隨俱往佛處。」爾時，提婆達多即至跋啷瑟吒僧伽之所，頂禮其足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之言：「我今意欲往見於佛，唯願尊者慈愍聽許。」

爾時，長老跋啷瑟吒僧伽報彼提婆達多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若知時，往至佛所，為我通傳，頂禮佛足，問訊世尊，少病少惱，身安以不？起居輕利，行來化導，不損德也？身體氣力，勝常以不？」提婆達多報彼跋啷瑟吒僧伽，作如是言：「如尊者教，不敢違背。」遂即頂禮，圍遶三匝，辭退而去。

爾時，阿難與彼長老提婆達多，二人相隨，發雪山下，往向佛所，到佛所已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長老提婆達多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昔求請如來出家，如來而不與我出家，如來今日可不見我得出家耳。」

爾時，佛告提婆達多，作如是言：「提婆達多！汝為何事而出家也？願汝得已，莫有背也。」

時，諸比丘俱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世尊往昔，恒常教彼提婆達多為利益事，提婆達多

今反投佛以為怨讎？」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非但今日我教彼人提婆達多為利益事，反為其人以我為怨。過去世時，亦復如是，我教利益，反怨於我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事云何？願為論說。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我念往昔，久遠世時，於雪山下，有二頭鳥，同共一身，在於彼住。一頭名曰迦嘍嗏鳥，一名優波迦嘍嗏鳥。而彼二鳥，一頭若睡，一頭便覺。其迦嘍嗏，又時睡眠，近彼覺頭，有一果樹，名摩頭迦，其樹華落風吹，至彼所覺頭邊。其頭爾時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雖復獨食此華，若入於腹，二頭俱時得色得力，並除飢渴。』而彼覺頭，遂即不令彼睡頭覺，亦不告知，默食彼華。其彼睡頭，於後覺時，腹中飽滿，咳噦氣出，即語彼頭作如是言：『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？令我身體，安隱飽滿，令我所出音聲微妙。』彼頭報言：『汝睡眠時，此處去我頭邊不遠，有摩頭迦華果之樹，當於彼時，一華墮落，在我頭邊。我於爾時，作如是念：「今我但當獨食此華，若入於腹，俱得色力，並除飢渴。」是故我時不令汝覺，亦不語知，即食此華。』爾時彼頭聞此語已，即生瞋恚嫌恨之心，作如是念：『其所得食，不語我知、不喚我覺，即便自食。若如此者，我從今後，所得飲食，我亦不喚彼覺語知。』而彼二頭，至於一時，遊行經歷，忽然值遇一箇毒華，便作是念：『我食此華，願令二頭，俱時取死。』于時語彼迦嘍嗏言：『汝今睡眠，我當覺住。』時迦嘍嗏聞彼優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，便即睡眠。其彼優波迦嘍嗏頭，尋食毒華。迦嘍嗏頭既睡覺已，咳噦氣出，於是即覺有此毒氣，而告彼頭作如是言：『汝向覺時，食何惡食？令我身體，不得安隱，命將欲死。又令我今語言麤澁，欲作音聲，障礙不利。』於是覺頭報彼頭言：『汝睡眠時，我食毒華，願令二頭，俱時取死。』於時彼頭，語別頭言：『汝所為者，一何太卒，云何乃作如是事也？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汝於昔日睡眠時，　　我食妙華甘美味，

其華風吹在我邊，　　汝反生此大瞋恚？

凡是癡人願莫見，　　亦願莫聞癡共居，

與癡共居無利益，　　自損及以損他身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若有心疑，彼時迦嘍嗏鳥，食美華者？莫作異見，即我身是。彼時優波迦嘍嗏鳥，食毒華者，即此提婆達多是也。我於彼時，為作利益，反生瞋恚。今亦復爾，我教利益，反更用我為怨讐也。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既出家已，即於彼時，夏三月內，成就三通；摩尼婁陀，得成天眼；長老跋涪婆，長老因耆，長老難提迦，此諸人等，證羅漢果；阿難復得須陀洹果；提婆達多成就世間凡夫神通。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得羅漢果，或在樹林，或住在於空閑房室，或住露地，或住在於祇陀園林，晝夜三時，恒唱是言：「嗚呼快樂！(如是三稱)。」

爾時，眾多諸比丘等，詣向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其彼長老婆提唎迦喬瞿彌子，不樂在於世尊法中，不喜不樂，恒常憶昔王位時事富貴之樂，恒常憶念如此事故，或住樹下，或住空房，或在露地，三時唱言：『嗚呼快樂(如是三稱)！』」

爾時，世尊喚一比丘而告之言：「汝來比丘！當往詣彼婆提唎迦比丘之邊，而為我語，作如是言：『世尊喚汝。』」其彼比丘白言：「如教，不敢違也。」即往詣彼婆提唎迦長老之所到已告言：「婆提唎迦！世尊喚汝。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聞彼語已，詣向佛所，到已頂禮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佛告婆提唎迦，作如是言：「婆提唎迦！汝實不樂於我法中行梵行不？恒常憶昔王位樂不？由憶彼故，或在樹下，或在閑房，或在露處，三時唱言：『嗚呼快樂！嗚呼快樂！』如是以不？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而白佛言：「如是世尊！如是跋檀多！」佛復告言：「汝見何利？或在樹下，乃至三時唱如是言：『嗚呼快樂！嗚呼快樂！』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昔在家，治於王位，剎利灌頂，七重牆壁，圍我宮殿，守護我等。復有象軍，七重守護，復有馬軍，如是七重，復有車軍，及以步軍，皆各七重，俱被鎧甲，手執戎仗，所謂弓箭刀槊矛楯，金剛大杵，及大鐵棒，矛鑷鐵輪，三叉鉞斧，諸戎仗等，周匝遶我，牆外復有七重水塹。如是守護，如是障蔽，猶於夜中，若聞諸聲，心生恐怖，不得安樂，身毛皆豎，恒生慚愧，諸根變動。世尊我今，或在樹

下，或在閑房，或在露處，夜聞種種諸惡獸聲，無有恐怖，身毛不竪，無有慚愧，諸根不變。是故我恒獨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『我今大得利益之事，今者世尊為我大師，自覺說法，於彼法中，我得出家，行於梵行，多有禁戒，攝受於我，成妙行人。我於今者，善得活命，善得命終。』是故世尊！我以往昔王位樂時及富貴時，比於今日出家之樂，坐空閑樂、覺觀之樂、寂定之樂、沙門等樂，憶念此故，或在樹下，或在閑房，或在露處，知足少欲，從他乞食，身毛不竪，猶如山鹿，心得自在，坐臥去住，無有障礙。三時唱言：『嗚呼快樂！』如是三稱。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在於佛前，對諸大眾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昔在於深宮裏，　　七重牆壁甚高峻，

嚴治樓櫓及却敵，　　并有七重隍塹等，

軍眾宿衛執戎仗，　　無晝無夜守護我，

如是種種自防守，　　身意猶故不安寧。

我今在於世尊前，　　無有一人守護我，

及以在於空閑處，　　或在樹下山林中，

如我佛子婆提迦，　　諸人各各相守護，

行住坐臥常安樂，　　是故心無有攀緣。

我昔宮內乘大象，　　身著繒綵上妙衣，

食噉粳粮甘美飯，　　羹臛調和肉味等。

今者坐臥隨意鋪，　　空閑身著糞掃衣，

捨愛拔除苦根本，　　欲有所行隨我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因此事故，復說偈言：

「若人知命不生惱，　　亦即不憂是命終，

若能勇猛見真諦，　　雖墮苦海終無怖。

已斷有愛比丘等，　　於一切物悉已斷，

生死煩惱皆滅盡，　　如是無復有後有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若知於我聲聞弟子豪貴之中，捨家出家最第一者，所謂即此婆提唎迦比丘是也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長老婆提唎迦，往於昔日，造何善根？今生釋種大豪貴家，乃至多饒資財產業，無所乏少。復作何業？承繼釋種，得昇王位。復作何業？便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獲羅漢果。世尊復記：『汝諸比丘！若於聲聞弟子之中，捨彼豪望而出家者，婆提唎迦最為第一。』」

爾時，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我念往昔久遠之時，有一貧人，以乞自活，從一城至波羅榇城。至彼城已，其城所有乞人見者，皆呵責言：『汝從何來，而至於此？』遂遮不聽遊行告乞。

「爾時，彼人見有障礙，作是思惟：『我於彼輩，無有過失，何故障我而乞告也？』於時波羅榇城有一長者，遺失銅鉢，時彼長者求覓銅鉢，所在不獲，因求鉢故，至餘一村。時彼乞人，於糞聚中，得彼銅鉢，掛於杖頭，將來往入波羅榇城，從街至街，從巷至巷，從此交巷至彼交巷，從此隅角至彼隅角，口唱是言：『此之銅鉢，是誰之物？識者收取。』而彼遊歷處處東西，求覓其主了不能得。既不得主，便即往至付梵德王。乃至長者後聞有人從彼糞中，得一銅鉢，掛於杖頭，將來入彼波羅榇城，從街至街，從巷至巷，而口唱言：『是誰銅鉢？』處處遊訪，不知主處，既不得主，便付梵德。既聞是已，到梵德邊，到已白言：『大王！當知，前者乞人，所奉銅鉢，是我之物。』

「時，梵德王遣使往喚彼之乞人，而語之言：『汝於前者，所送銅鉢，今此長者云是我

許，其事如何？』彼人即白梵德王言：『如是大王！我本不知彼之銅鉢是誰之物？在糞聚中，我既得已，即掛杖頭，將來往入波羅榇城，東西訪問不知主處，以不得主，遂即將來奉與大王，任王所用。』

「爾時，梵德聞彼語已，心大歡喜，而告彼言：『仁者！汝今欲於我邊乞何等願？我當與汝。而彼銅鉢，還其長者。』

「爾時，彼人白梵德王，作如是言：『大王！今若必欲歡喜與我願者，願王於此波羅榇城，所有乞人，用我為王。』時梵德王，復告彼言：『今者何用與彼乞兒而為王也？但當更乞諸餘好願，或金或銀，或索國中最勝村落，用為封邑，我即與汝。』時彼乞人，復白王言：『王若歡喜，與我願者，我今止欲得前所願。』王遂報言：『任汝所樂，隨汝作耳。』

「爾時，在彼波羅榇城，合有五百乞兒依住，彼乞願者，悉喚令集而告之言：『我今得與汝等為王，汝等必當聽我處分。』時諸乞人問彼王言：『汝今云何處分我等？令作何事？』時彼人言：『汝等相共，或有捉我置髆上者，或有取我而背負者，自餘皆悉為我左右，圍遶而行。』而彼五百諸乞兒輩，聞彼語已，即從處分，或有輿者，或背負者，處處遊行，所有飲食坐席之所，即往彼乞，乞已將向一處分張，而共食噉，如是方便多時活命。

「時，有一人屏處獨食摩呼荼迦(隋言歡喜丸)，爾時，乞王從其人邊，奪取彼食摩呼荼迦，奪已將走。其王徒眾五百乞兒，逐彼王走至於遠處，皆悉疲乏，既疲乏已，悉各迴還。其彼乞王，身力壯健，走而不乏，更至遠已，迴頭望看，五百乞兒，悉皆不見。既不見已，入一園內，取水洗手，坐於一邊，欲食彼食。未食之間，便生悔心：『我今不善。我今何故，於彼人邊，奪取其食？更復誑我隨從人輩？此食既多，我食不盡。若世間內有諸聖人，願知我意而來此者，我即分與。』發是心已，有辟支佛，名曰善賢，從虛空裏飛騰而來，在彼人前，從空直下，去其不遠。其人遙見彼辟支佛，威儀庠序，行步齊停，舉動得所，不緩不急，見如是已，於彼辟支，心得淨信。得淨心已，作如是念：『由我往昔所受貧賤，及以現在，皆悉不值如是福田，於如是人，不行布施恭敬供養；我昔若值如是福田，今日應不遭斯困頓，亦應不被他人逼切而得活命。我今將此摩呼荼食，奉上仙人，未審此仙受納已不？若蒙受者，願我將來免此貧賤困厄之身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將此食摩呼荼迦，奉此仙人。然辟支佛，有如是法，唯現神通，教化眾生，更無別法。時辟支佛，受取彼食摩呼荼迦，愍斯人故，從彼地方，騰空而去。其人見彼辟支

世尊騰空去已，歡喜踊躍，遍滿其體，不能自勝，以歡喜心，頂戴指掌，遙禮彼尊辟支佛足，作是禮已，心發是願：『願我此身，於未來世，恒常值遇如是世尊，或勝此者，而彼世尊所說之法，願我一聞速得證解。又願我於未來世中，在大威德豪族姓家，為王治化，更莫在彼貧兒之內。』復作是願：『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比丘！若有心疑，於彼之時，波羅榇城，乞兒之王，施辟支佛摩呼荼迦，此是誰者？莫作異見，婆提唎迦比丘是也。時乞兒王施辟支佛摩呼荼食，因彼業果，今生釋種，大豪貴族，乃至資財，無所乏少。復於彼時，作如是願：『願我來世，於大威德豪族種姓，為王教化。』因彼業報，今於釋種，得受王位。又時乞願：『願我當來，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。』因彼業報，不曾生墮惡道之中，恒生人天，流轉往反，多受快樂。又時復乞如是願言：『願我來世，恒值如是辟支世尊，或勝此者，彼之世尊所說經法，願我聞已，速知速解。』因彼業報，今值於我，而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得羅漢果。我又授記：『於我聲聞弟子之中，豪姓出家最第一者，婆提唎迦比丘是也。』

「汝諸比丘！婆提唎迦昔造如是善根因緣，以造如是善根因故，今生豪姓釋種之家，大富大貴，乃至資財無所乏少。於釋種中，得紹王位，捨其王位，而得出家，受具足戒得羅漢果，故我授記，於我聲聞弟子之中，豪姓出家，婆提唎迦比丘第一。」

其彼長老婆提唎迦，乃至已得阿羅漢果，恒住蘭若，乞食活命，著糞掃衣，常坐不臥，隨宜鋪設，唯持三衣，更無畜積。

至於一時，依住在彼舍婆提城，於阿蘭若樹林之內。時彼長老求覓諸草及以樹葉，了不能得，即時求覓乾白象糞，聚以為鋪，上鋪坐具，結加趺坐，端身正直，即得正念。過於一夜。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，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欲往入彼舍婆提城，往來乞食。於彼之時，城內多有乞食諸人，乞得食已，從其城出，去城不遠，各各別欲食所得食。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，遙見如是諸乞食人從城乞食，既得彼食，去城不遠，別坐欲食，遂往彼邊，默然而住。

爾時，一切諸乞人等，作如是念：「此之比丘，必於我等，欲有憐愍，故來乞食。」作是念已，各各自於所食之內，減取少分，與彼長老婆提唎迦。

爾時，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，乘騎一大白象，其象名曰一分陀利，從其彼城舍婆提出，共一大臣，其臣名曰尸利跋陀(隋言德賢)。時，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，遙見婆提唎迦從彼乞兒乞食而食，即告大臣尸利跋陀作如是言：「尸利跋陀！此何比丘？乃從乞兒，乞食而喫。」爾時，大臣審更熟看婆提唎迦，知是不虛，而白王言：「大王！當知，此是釋王婆提唎迦。」其王即告彼大臣言：「若如此者，汝驅白象，向彼婆提唎迦之邊。」尸利跋陀聞王勅已，而白王言：「如王教勅，不敢違也。」受王勅已，將此白象，王乘其上，詣向長老婆提迦邊。

時，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，去彼婆提唎迦住處不遠，從其象上下，禮長老婆提唎迦，禮彼足已，却住一面。

時，波斯那憍薩羅國王，啟白長老婆提唎迦，作如是言：「阿梨耶！今者何故乃發如是貧賤之意，乃於如此貧人等邊，乞食而食？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，告波斯那憍薩羅王，作如是言：「大王！我今不以貧故而從彼乞，我今自有七種寶財，但我意樂從於貧人而乞食耳，又欲令彼諸貧兒輩斷貧窮故，而從乞也。大王！當知，我已有眼，但欲為彼無明眾生開眼目故，而來從乞。

「復次，大王！我今已脫一切繫縛，但以為彼貪欲瞋恚所縛眾生得解脫故，而從乞食。

「大王！我今已度彼岸，但為拔脫煩惱淤泥所溺眾生，故從彼乞。

「復次，大王！我已獲得無病之處，但欲治彼煩惱所病諸眾生故，而從彼乞。」時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，復白婆提唎迦作如是言：「阿梨耶！我亦貧無七種財寶，我亦幽冥住於黑闇，我亦被於煩惱淤泥之所沈溺，我今亦有貪欲之病，願阿梨耶！憐愍我故，唯悕數數來至我家。」

爾時，長老婆提唎迦，告波斯那憍薩羅王，作如是言：「大德大王！不須如此。」作是語已，捨王而去。

佛本行集經摩尼婁陀品第五十九上

又時，世尊為諸比丘演說諸法，於時長老摩尼婁陀睡眠不覺。

爾時，佛告摩尼婁陀，作如是言：「摩尼婁陀！汝何於此法義之內，如是睡眠，汝於此事，深為不善。汝起莫睡！」從此已後，摩尼婁陀更不睡臥，正以多時，不得睡故，壞其肉眼，唯以天眼，觀世間色。

爾時，世尊告比丘言：「汝諸比丘！於我聲聞諸弟子中，清淨梵行，最第一者，所謂摩尼婁陀是也。」

又於一時，摩尼婁陀數數縫綻諸衣裳等，又時五指總持五針。

爾時，長老大目揵連詣向其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摩尼婁陀！汝今共我遊行去來。」爾時，長老摩尼婁陀報目連言：「長老目連！且住且住！待我衣成。」

爾時，目連復語長老摩尼婁陀：「汝今若以神通縫者，願速成就，若以今意所欲成者，亦願早成。」摩尼婁陀縫此衣時，其針縱脫，爾時長老摩尼婁陀，獨自唱言：「世間誰樂欲作功德？與我穿針。」

爾時，世尊獨在房內，攝心坐禪，乃以清淨天耳，聞此摩尼婁陀作如是語。聞是語已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即於本處，不現其身，往至長老摩尼婁陀，住於前已，取針而貫。

爾時，長老摩尼婁陀問言：「是誰為我穿針？」佛告之言：「摩尼婁陀！是我為汝貫穿針耳。」

爾時，一切諸比丘等，傳聞此語云道：「世尊為彼長老摩尼婁陀，以縱穿針。」既聞此語，各各思惟：「世尊猶尚為彼清淨梵行之人，佐助不辦，況復我等，何故默然不相助也？」因爾已後，諸比丘僧，有所作者，各各相助。

時，諸比丘以此因緣，往詣佛所白言：「世尊！其彼長老摩尼婁陀，往於昔日種何善業？今得出家，受具足戒，得羅漢果。世尊復記言：『諸比丘！於我聲聞弟子之中，得淨天眼，最第一者，所謂長老摩尼婁陀比丘是也。』」

作是語已，佛告一切諸比丘言：「汝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過去久遠，超於無量阿僧祇劫，

有佛出世，名曰然燈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彼佛世尊，為諸比丘，說法之時，種種讚歎天眼之事。

「爾時，有一居士之子，名曰大財，來集彼會，坐於眾內，聽說其法。彼居士子，既聽法已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雖復不諮父母捨家出家，我今但可為未來世得天眼故，造諸善根。』作是念已，備辦脂油，得其百斗，於然燈佛無上正真等正覺所，然燈供養，心起是願：『願我來世，值如是佛，彼佛說法，速得證解，於彼世尊聲聞弟子所有天眼，願我第一。』又發是願：『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。』爾時，然燈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告彼居士子大財言：『於未來世有佛，名曰釋迦牟尼多他伽多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十號具足，於彼世尊聲聞弟子，得天眼者，汝當第一。』」爾時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！或有心疑，彼時然燈佛邊，大富居士子大財者？此即摩尼婁陀是也。」

爾時，佛復告諸比丘作如是言：「我念往昔，久遠之時，有一賊人，於闇夜中，行在小徑，欲為竊盜，至於半路，其鞋綱斷。

「爾時，彼處有一辟支佛舍利塔，於其塔所，時有一人，然燈求福供養承事，而彼燈油，將欲盡滅。其賊至彼，見燈欲盡，為欲續彼斷鞋綱故，遂益其脂，又以箭鏃，挑出燈炷。爾時，彼燈還得明熾。

「爾時，彼賊見燈明已，去邊不遠，續彼鞋綱。因彼明故，得見彼塔。見彼塔已，遂得心淨，得心淨已，發如是願：『此塔是誰？願我來世，當值此塔本體世尊，或勝此者，若彼世尊所說之法，願我聞已，速得知解，於彼世尊所有聲聞弟子之中，得天眼者，最為第一。又願當來，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。』」

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九